

人是過著群居的生活，也就是說一個人不能夠脫離社會、不能夠脫離大眾而單獨的生存。既然是群居的社會生活，就一定要明瞭互助合作分工的重要。不但人的生活如此，我們細心觀察也有許多動物，同樣的也是過著群居的生活，牠們分工也相當的細密。因此，我們自己一定要覺悟，在團體裡面我最適合擔任哪一類的工作，向這個工作認真努力學習，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，人人都能將本分工作做好，這個團體社會就健全。

佛在一切經裡面教導我們一定要福慧雙修，佛稱為二足尊，這就是做一個樣子給我們看。二就是指福與慧，足是圓滿的意思。什麼叫成佛？成佛就是福報跟智慧都圓滿了。佛在群居社會裡面他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？我們要曉得，他的角色不定。怎麼知道他不定？經上常講「隨類化身」，隨類化身當然就不定。像經上所說，十地菩薩在大梵天作天王，化身作天王；也有佛菩薩化身作人王，也有佛菩薩化身作乞丐。由此可知，男女老少、富貴貧賤這裡頭都有佛，都有菩薩。菩薩不是一定要扮一個什麼角色？沒有。也就是說大家需要什麼樣的角色，他就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，這才叫自在，才是真正的大自在。如果永遠只扮一個角色，不能換成第二個角色，他就不自在了，也就不能說是隨類化身。所以我們對於成佛這樁事情，一定要認識清楚，佛是究竟圓滿的智慧，成佛就是過究竟圓滿智慧的生活。無論在社會上他是什麼樣的地位，什麼樣的一個角色，他所表現的都是究竟圓滿的智慧。能令一切眾生羨慕，能使一切眾生仿效，這就是佛、這就是菩薩。

我們在這個世間自己也要曉得，無論是出家或者是在家，要知

道自己的能力，知道自己的情趣，知道自己的宿根，絲毫不能夠勉強。我們學習、生活、作人，就是在社會大舞台裡面扮演一個角色，無論演什麼角色，要演得像、要演得逼真，要與法相應。這個法裡面有事、有理，與理相應就是與真性相應，與大三空三昧相應，這叫契理。與事相應，與整個社會需要相應，在社會裡面你能夠啟發眾生，你能夠幫助眾生破迷開悟，這就對了。你就是行菩薩道，你對社會就盡到最大的貢獻，助佛弘法利生，在佛教整個事業裡面，你的作為就是真正的續佛慧命。明白這些事情，因緣自然就殊勝，不明白一定要強求做某一樁事情，障礙就多了。

首先要知道自己，確實人貴自知之明，認識自己，自己合適做哪一樁事情。以我們佛教做一個例子，佛教是教學，佛教的道場是一個學校，學校裡面是有三類的人集合在一起，才能把這工作做好。第一類的人是教員，學校沒有教員不行，如果這個學校人人都是教員，這個學校也辦不成。教員是負責教學，要使教學這個工作做得圓滿，必須還有行政跟他配合，所以學校裡頭有職員。從校長到負責一切行政工作，這是職員，少一個這個學校就不健全。除行政人員之外，還要有事務的人員，幫助做瑣碎的事情。必須這三種人配合起來，這個工作才能做得圓滿。我們想想我們適合於做哪一種工作，做你自己適合做的工作，你就做得很愉快，跟大眾密切的配合，教學是個整體。一個學校人人都作校長，這個學校壞了，人人都當教員，這學校都辦不成了，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。群居的社會它是互助合作，像我們現在看鐘錶，幾乎現在每個人手上都戴手錶，鐘錶的作用是什麼？報時的。誰在報時？兩根指針在報時，指針真能報時嗎？後面這些零件很多，少一個螺絲報時就不準，這大家都知道，一個零件都不能缺少。

由此可知，報時就像我們佛法團體裡面講經說法的法師，他在

表演。可是真正推動這兩根指針，現在一般手錶都是用電池，電池供應你的電力，使它報時準確。供應手錶裡面每一個零件、每一個齒輪，都能夠依照它的速度在旋轉，表面上兩根指針報時才準確，才不會有差誤，它是整體的，它是互相合作的。如果每一個零件都要當指針，報時的作用就失掉了。明白這些道理，自己在這個社會上適合於從事哪一項的工作，認真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努力去做好，就是印光大師講的敦倫盡分。倫是類，我是屬於哪一類，我把自己這一類的工作做好，自己這一類的工作就是我們的本分，我要把本分的工作做好，與大眾來配合，這個道場就健全。小團體如是，大團體也不例外，大到一個國家，今天世界有聯合國，都是一個道理。再小到自己一個身體，我們身體許許多多器官、許許多多細胞組織，每一個器官在身體裡面都有它一部分的功能，各管各的，它也密切合作，各盡自己的本分，身體才健康。如果要是亂了，彼此干擾，不盡自己的本分去管別人的閒事，身體就生病，命也活不了。諸位如果真正明白這個道理，你也就懂得做人的基本原則，無論自己扮演什麼角色都非常快樂、非常歡喜，真的是充滿智慧。

菩薩示現一個乞丐，做一個乞丐的菩薩，乞丐的佛陀，為什麼扮演這個角色？社會上有這一類的人存在。既有這一類的人，佛菩薩度化眾生，「佛氏門中，不捨一人」，這一類的人怎麼能把它放棄？這一類也要幫助他做好，也要給世間做一個示範，對這個社會有正面的貢獻。也許大家聽到我這話感到懷疑，乞丐對社會有什麼貢獻？問題是他不是菩薩乞丐，他要是菩薩乞丐對這個社會就有貢獻。令一切大眾看到他啟發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幫助社會大眾斷貪瞋痴。你們在這個世間爭名奪利，他名也不要，利也不要，給社會很大的啟發，這就是在教化社會。

我出家受戒的那一年，戒和尚道源老法師他老人家給我講一個

故事，是他家鄉泰州的人，泰州事情。那個時候他剛出家沒多久當小和尚，他們泰州有個乞丐，他的兒子經商發大財，他在外面討飯。當然親戚朋友對他的兒子不能夠原諒，你發這麼大的財，生活這麼富裕，叫你的老子到外頭討飯，成什麼話？他自己也覺得臉上沒有光彩，就派了很多很多人去找他的父親。好不容易找他回來了，回來之後好好的供養他。這個老頭子回到家裡之後，住了還不到一個月，看到周圍人不注意的時候，他又溜出去，又跑去討飯，去作乞丐。

人家就問他，你為什麼有福不曉得享？他說那個不是福，我要飯是福，無憂無慮，天天遊山玩水，生活多愜意。晚上睡破廟，隨便什麼地方休息一下，天天遊山玩水，跟大自然為伍，他過這個生活。他說在家裡那麼多人伺候，就好像一個籠子一樣被人家關起來，那不是人過的生活。乞丐菩薩，人家爭的是名聞利養，他把它捨得乾乾淨淨，過得那麼快樂、那麼幸福。這是真的事情，在民國初年。在我們看起來這個人也許是菩薩示現，不是普通乞丐，他是個幸福快樂的乞丐。乞丐當中很多有道義，拾財不昧，不接受人報酬，肯幫助人解除人的危難，我們中國人講義丐，他有義氣、有道義，樂天知命，這是值得社會大眾學習的。他在這一行，他能把這一行做得那麼圓滿，豈不叫敦倫盡分？

我們今天出家參與佛陀的事業，佛陀事業是佛教教學的事業，這個事業大，不是小事業。我們既然參加這一倫，我們自己要想想，我在這一倫裡面適合做什麼工作？講經也不是人人都有這個條件。我們過去在李老師的會下，李老師在台中有兩個機構，一個台中蓮社，一個台中慈光圖書館，跟他學習的學生很多，貼近身邊的差不多也將近兩百個人。這兩百人當中，老師觀察大家的習性能力，勸導大家修學，有能力講經勸你講經，沒有能力講經勸你學辦事，

勸你學習領導，在辦事裡面培養領導人才。像現在圖書館的館長、蓮社的社長，都是我們底下這一代的學生，他們看到我都稱老師，第三代了，培養你辦事。你擅於交際，培養你辦交際，我們道場裡面講的知客，知客就是交際，現在講公關，公共關係。你會理財，心細能理財的，就培養你做財務工作。道場各種人才都需要。現在弘法面又展大、擴大了，不僅僅限於一個道場，講經說法、講演現在都錄音、錄影，錄影帶許多電視台、衛星電視，他們願意拿去廣播，還有電腦網路的傳播，於是還需要科技人才。出家人能不能從事？可以做，這些科技已經跟我們教學融合成一體。另外還有語文翻譯的人才，我們能不能把中文翻成外國文，翻成世界各種不同的外國文字，向全世界流通弘揚。所以佛教這個團體，各式各樣的人才統統都要有。

現在延續法師專門在學習電腦，好事情，我們佛門需要會電腦，需要這種科技人才，他對於這有興趣，行。能夠將佛法做傳播的工作，傳播到全世界，利用高科技將佛法延續到後代。今天不僅是保存經典，錄相跟錄音都應當保存，利用科技的方法，永遠保存給後人，幫助後人來學習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曉得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興趣、自己的嗜好，應當學哪一樣東西，把我們佛法教學整體做得圓圓滿滿，這就對了。不一定要做哪一樣，那錯了，這觀念錯誤。今天時間到了。